

范忠宣公文集

十



大丞相忠宣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忠宣公國史本傳



某字堯夫世家蘇州父某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葬河南遂為河南人某五歲知讀書八歲為其從誦說書義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士調知武進長葛二縣俱不赴文正堯始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襄城有惠愛課民種桑殖其桑為著作林云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黯知開封薦宰襄邑縣有牧地衛士挾以暴民田某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某某言兵須農以贍卹兵當先卹農朝廷直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某始治平中自江東運判召為殿

忠宣集卷十八

一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議某曰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不同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引證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納告牒家居待罪已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某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時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趣某就職某猶以不俱如從官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某通判安州繇是某之名震於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事多所更某言驟

更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  
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某曰古人所謂天  
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故事可  
為戒者以聞某作尚書解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上  
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  
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  
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  
子小人之際尤激切無所諱避又言道遠當馴致事  
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  
欲事亟就必為儉佞所乘不可不察某雅與安石厚  
善至是數言安石以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人主  
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某又

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今在廷阿附者柰何乎  
陛下言益指切安石并及他大臣上寢其章罷諫院  
留修起居注固辭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  
坐失覺察僚佐宴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  
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兵法邊事皆  
對非所習固辭懇邊任不許慶自文正為帥有恩某  
至屬歲饑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藪野結實  
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為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  
熟或言其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  
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免狀郡將  
种古訟其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某  
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及

從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某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  
軍徒齊州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同御史臺再  
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  
豐八年又直龍圖閣知廣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  
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 哲宗 宣仁太后共政  
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某力言之曰事當熟講而  
緩行之不然滋為民病於是人服某平直知前於安  
石非苟為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數日拜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某召還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  
饌出手詔問備禦西戎之策某請還兵築地因使歸  
所掠漢人執政持未決會某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  
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十緡事俱施行既而夏人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八

三

三

順某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得蕃酋鬼章以  
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某謂誅鬼章塞上以謝  
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牧河南故地赦不殺其後又  
欲官之某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  
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某自為執政務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光  
廟諱 鄧綰皆力為採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  
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咸悟即日  
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帝合附會之人一  
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議論  
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題被詰韓  
維罷門下侍郎補外某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

因譖言黜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其後為  
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  
歐陽修朋黨論以進明年吳處厚以蔡確安州所為  
詩箋釋以聞臺諫執政主其說且欲貶之死地某謂  
呂大防曰此路荆棘也七八十年矣不可自吾輩聞  
之欲約大防相與論列既至簾前 宣仁后曰蔡確  
以吾比武后大防不敢言獨某與王存同奏乞薄確  
之罪不從於是吳安詩劉焘世論某不當救確而某  
亦堅求罷適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踰年進大學  
士為河東經略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  
徙河南府再徙穎昌府召還復為右僕射仍遷通議  
大夫某於事無所回隱同列或病之會宰相呂大防

忠宣集卷一八

四

引揚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某以畏不端不可用大  
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傍誦其  
彈文某初不知也由是乞罷政不聽因固請時 哲  
宗方親政於大臣中獨注意某有密薦人材者輒以  
問又問先朝法度某悉實以對因勸 哲宗擇臺諫  
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參議論可以為  
法然不可非其人 哲宗嘉納之 宣仁崩後小  
爭論垂簾時事某力陳 太皇太后勤勞保佑之  
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蘇轍以論改先朝  
度引漢武為言 哲宗怒擬非其倫貶汝州方  
宗怒轍不敢自明某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  
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哲宗怒轍辭

不日與某不相咸至是服其為人章諱廟用事

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左正議大夫知潁昌府未

幾奪一官徙河南府改知陳州某當政時哲宗問

貶竄之人殆難永廢某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

也因請以時叙復及明堂肆赦章諱廟等先疏呂大

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某為申理請追還辭甚懇

至忤諱廟等意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

使貶永州元符三年徽宗既即政即日走中貴人

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

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

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

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某以疾辭遣國醫往

忠宣集卷一八 五

視又固請還潁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

對輔臣以不見某為恨又手詔之曰卿有忠言嘉謨

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疾益侵

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年七十有五薨上聞震悼

會皇太后崩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勅潁昌河

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以是書于墓隧碑首

謚曰忠宣某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

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

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佳子恩多先疎

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二十卷子正民

正立正思正路正國

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後其兄  
歲能以其所授書為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  
正奇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  
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觀輩率命  
公從之游乃博通羣書為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  
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  
元年進士及第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  
復辭文正曰被遠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  
本不欲去親側遠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  
官屋以居僅甚風雨長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內幾  
百口公定主之人不堪其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  
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

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為助義不當免其如  
吾兄相與為命何人固彊之曰偕行何妨耶公曰兄  
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不得專在側此  
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俱溺矣再辭  
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兄疾辭再  
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民不知  
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邑為多  
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  
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  
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  
民不知勞縣有牧地衛士歲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  
此莫之禁或訴於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



爾耶透白其事詔劾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今所急然民吾子也又兵實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尋報免令遂兼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命賈販者輟他貨一意積粟而告之曰異時之出吾當為爾宰果如其計賴以全活者甚衆利及旁境大興學校 飲食卑自區處來學者益盛比自公湖外歸邑人夾道焚香羅拜逆挽公舟唯恐其過之速也距公去四十餘年矣擢河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錢公輔繳詞頭責滁州團練使公言此其職事也言雖有過情則無他陛下近詔求直言而侍臣未聞有所獻得非以公輔為戒耶又言自公輔貶謫以來朝

廷除授寧免失當臣下不敢言虧損聖德無甚於此京師大水公請詔侍從官各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餘官依次轉對如故事又乞罷秋宴以承天戒時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鹽法公請竝依兩浙法減價開下三司別定私貶之令又言日近雜學士待制修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為隸王東陽郡王擇保傅又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當壽聖節乞上壽不用樂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號封冊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權罷公謂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 仁宗詔命親許為 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為

仁宗之子與前代入繼之主事體不同願以大公斷  
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定相次果議尊濮王為皇  
夫人為后公又疏曰 仁宗當盛年立陛下為子皇  
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  
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率然建為此議上  
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  
又奏歐陽脩首開邪說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  
近利負先帝請寘于理累上章未報公遂繳納告身  
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書中追尊殊號之議尋降  
勅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謙慎未行  
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始末不同天  
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假母后之  
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逼脅願察臣言凡繫濮王典  
禮陛下月可擇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為說既而僕公  
供職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竝受先帝顧託言猶在  
耳永昭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再有旨起公公  
言臣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屠言路臣之  
心有死無二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錄前後表  
降出凡九章回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上公猶  
未已乃出公通判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  
未到移陝西未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  
運使復移陝西召對 神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  
精練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賴而

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辭然如  
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陛下若留意邊事則  
望要功生事結讐戾狄殘害靈耗竭財用糜  
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  
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人  
書曰然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  
何謂不見之然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  
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  
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為鑒戒考以聞公遂作  
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  
願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  
人同知諫院公辭不允邊帥種諤坐擅興謫湖

除秦州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謂取  
非本意今便令謬處邊任不唯致夷狄疑阻亦  
戒勵沿邊生事之臣又乞催促齊夏國封冊詔  
人進發所貴朝廷恩數速達異國而疆場早得  
進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公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  
勅公既不獲免益思所以為報公嘗謂人主之  
重而又堂陛阻絕非開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  
雖有言止緣一時之事事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  
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寔古  
之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  
使為己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僚人情既習因  
則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

其所以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時上新即位  
親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經  
年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廣大如  
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潛臨  
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適言使愚智效力上下盡  
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在  
將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戍邊守之人既因對出  
擇將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為永例此軍政也不一  
察望於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二  
主隱恤知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策詔  
師中為代公言帥臣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卷一

忠宣公集卷一八

一

則難責其效而又百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  
永忠謹鎮靜師中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  
任又請用慶曆中故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  
定縣令考課之法以防濫奏 神宗切於求治  
多自踈遠召對延訪得失公言小人之言聞之  
采行之必有累蓋其知小忘大貪近昧遠急以  
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走馬承受妄有論  
帥臣過索承奉其言不可輕信又請宣諭執  
妄奏邊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與邊任  
監司體量走馬承受不得於條約外妄陳邊  
人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東轉運

以官歸折還和買絹價判湖北

之進納入官本戶不充則令三四戶共買一官公  
重行貶謫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  
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為宰相  
先帝暨陛下倚為舊德四方士民以為賢臣弼當自  
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為而乃恤已深於恤物  
憂疾過於憂邦致主憂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  
臣待罪諫垣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  
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  
求多事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兼人亦得自舉選  
任雖冗然猶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  
之治寔有賴焉願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  
御史中丞呂誨以言事降黜公言誨正人也願留之

忠宣集卷一八二

左右以勸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  
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  
帥府通判令兼經略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  
田為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  
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  
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開城茶  
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  
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  
九沿邊置榷場以茶并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  
陝解號絳四州歲差夫採所黃河梢木竝以官錢收  
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  
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為

公卿以陝多山塗出然所率之業東南川陝之  
最工至禮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東南川陝多得而  
西北少設欲明示區別不無寄費巧偽之弊願詔郡  
縣舉士之法每下詔責其吏與學官取本貫及皆  
入學凡二百日有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  
京則別為特舉一科只試論經義明記點分考校  
之所取之數至御前賜券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  
乞詔改府臺省館閣經筵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  
無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誦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  
王在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僭形間言萬一岐王聞  
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方愛防微杜漸不可不察三  
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薛向博買益馬不實事  
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大兗換藏匿唯意所任靖至  
而歎周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謫向遷叅運使公上  
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重獎小  
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驟加  
進用向在陝七八年地一旦體量不能盡見虛實責  
君子太重則忠臣難一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微  
臣耻枉尺直尋陛下不可啓寵納侮望追還二人之  
命以正賞罰又言陛下但愛向小有才可備驅使其  
詐佞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  
在陝西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寔被害上有大臣士  
以下育小人鼓舞而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  
肯懲姦之人而必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

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立  
戒誰復有言是縱非不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鎛之誅  
為朝廷斂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  
音欲修先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  
小人為之必將割割生靈斂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  
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  
主之必聽也餘在第十拾玖卷

大丞相忠宣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主之必聽也' and '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

范忠宣公行狀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遣專使詣諸路搜括遺利將盡廢祖宗法度同已者進異已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鎮章疏論辨每進對言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子信而後諫未信以爲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信公自陝西召對因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曉至論薛向均輸則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應以謂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修已安人之務今安石臺官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僂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况在廷大半趨附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勢將無不至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所以景帝削七國之地而晁錯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宋襄公急於求霸而致喪師唐文宗急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故帝王之圖治必顯仁藏用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無爲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輸爲害借周官賒斂理市之法謂可以奪兼并百物其害尤爲高費賤買貴賣漁奪之術久之不



免抑黜民間邀求羨息固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  
下以儉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  
願速詔罷之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  
言可用願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  
竄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為言事官言不  
信於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難當遂居家待罪上  
察公不可彊乃罷公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  
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曰議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  
曰斯言何為至哉得用過於得羨官如不用萬鍾非  
所願也又再乞早賜責降不從公言多激切 神宗  
每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  
知蓋防執政之或聞也而公每宣乞付中書樞密院

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石見之怒甚  
携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上曰范某  
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遂以公知  
河中府蓋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成都  
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間多  
不便公蓋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愈  
怒命其客李元瑜為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官  
之鈎索捃摭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  
李杲卿游宴事為安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進  
龍圖閣權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因入覲 神  
宗見公喜曰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  
謝曰臣不肖何足繼先臣又問曰燭兵法必精

公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上曰卿久隨侍在陝西必  
熟邊事公對曰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  
日事體恐不同公察上意欲攘夷狄開邊境徐對曰  
臣不才陛下若使繕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開拓侵  
攘願別謀才帥因堅辭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  
為朕悉心爾公對曰臣子之於君父殺身且不避豈  
有不盡心之理但陛下所問悉非臣所長不敢上欺  
公又辭上曰不可明日上謂韓絳曰范某論邊事一  
何踈耶絳退而問公公即以對上之評語絳絳歎曰  
非我所及也上之謀公絳適與聞故及之慶大飢道  
殍相枕藉公到遽發常平米賑貸僚屬願請而後行  
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報到則無及矣當獨任其

責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殍為聚塚已而懼無  
以繼忽蓬結實廷表原野類粟而甘食之可飽境內  
以足前此民謹曰飯來即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  
果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  
牛穀種分貸墾殖殆遍雨暘隨禱而應歲大熟或謗  
公賑發過多全活不實朝廷遣使接視皆曰公實活  
我其忍累公乃相與兼書奏輸還使到已無所負其  
窮核至發冢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種古執屬羌  
為盜奏流南方過慶輒聲冤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乘  
間訟公為挾情變獄朝廷遣御史劾勘獄急而情不  
得古反証告然朝廷終不捨公會鄜延呂惠鄉密  
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

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  
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獄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  
于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詩送公西州至今傳  
誦移齊州或謂公齊俗凶悍輕爲盜劫屠販治不峻  
急不能戢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則不能久適取  
玩爾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繫不敢出公  
曰不出柰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是安乎曰  
姑待其瘦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呼出立  
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紊官莫不欲爾爲瘦者苟能  
自新我將生爾皆扣頭如今後犯法者至減常歲之  
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官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  
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得

在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責按劾從聳動天下公曰妨  
農無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  
隙計日補之遂乞計一歲應教之日併就閑月餘日  
令並歸業請著爲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觀者  
以次選用其頽墮者刺充軍錄事參軍宋儋年暴卒  
公疑其非命即遣子弟家人與後事微得其遇毒乃  
下吏果如之其謀瑣細悉如公所料復直龍圖閣帥  
慶 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  
封言事公上疏請凡在官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  
害無間遠近仍設科條須隨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  
識其人時邊事未寧絕西夏歲賜之物方議還其所  
賜或以謂夏國困弱不足慮公乃錄光武報臧宮馬

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之  
爲據并渭邈川首領溫溪心所言夏國大旱無出  
集人馬爲不足信務欲休兵息民已而夏人入貢極  
恭順然每頓市物過平日之數謂恭順爲悔過市物  
多爲於我無疑問公言恭順非本情多市物似不爲  
頻來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益  
加嚴備遷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  
不允公以謂人君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  
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  
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公每進講必反復  
開陳期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  
改熙寧元豐以來法度公聞而嘆曰先帝勵精求治  
十九年間寤寐堯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與紬繹但  
大臣用心太過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趨風迎意私  
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轉而之他今特去其太  
甚者可矣又須徐徐經理乃爲得計一時與光同者  
多指公爲好名公聞而嘆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  
差役一事尤不可暴當擇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  
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  
度無不便者旣見光光即以所上役書彙示公公曰  
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光曰此法熟議緩  
行則不擾急行則踈略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公  
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  
可先行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

不從容尚有說處爾以益堅之請是使人不得  
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贊公苟取容悅者若果爾何  
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顏於此以媚公求合  
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誠便爲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  
光又欲進士得朝臣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  
已行人不我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遂從則  
衆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諂諛得乘其間不獨乘間  
且將增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旣而都堂  
召公計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  
已隨問略對矣欲降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  
民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  
地則臣對以不可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

危所繫而執政所異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  
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及實封  
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  
則未測向日所得城寨守之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  
今聞夏人將到請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聖政  
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以索其語如其意在得地  
則以換易論之如無說則以此事付延州趙高俟其  
押生口至界上乃遷入城寨居人勾集虜到生口人  
與地相交還然後罷兵息民以圖無前之利臣所以  
乞責之臣下者慮其言不婉順有虧國體爾又奏乞  
依嘉祐勅重定案問舉首之法又奏四方讞請大辟  
見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書臣竊校之

以後比舊斷死者無慮數倍罪疑惟輕寧夫不經得失甚明望委執政必決於上而降除誤奏之罪則可無冤濫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俄拜中大大同知樞密院事有旨誥命更不由門下省徑付外行下時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責而公與司馬光聯親慮光引嫌有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辭又指此爲嫌不允公知上意所託乃力陳前議而同列或難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賜告遂上疏具三策以獻以地易人一也留蘭州定西城二也并塞門吳堡義合二峇與之三也又乞還地之外每送到一漢人支絹十疋以誘其利心而人可盡得章鞫廟得罪去父年九十歲議與二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之簾中宣諭一省今後

不得如此似形責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親與夫從諫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約之言君臣之間不免形迹況二三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進之猶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顧避自防翻怨無所裨益而偷合苟容之人進矣又聞宣諭假令私家尊長有以怒卑幼豈容寬解臣愚以爲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豈得更有喜怒好惡臣恐佞人讒間以惑聰明乃引唐魏徵對太宗詰君臣一體若有形迹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選尤思所以爲報事雖非所與心亦竭盡啓沃知鄧州鄧綰知揚州言者指絀舊事論斥甚急公於簾前極論以爲非退又上疏言絀已經先朝責降今來因人易地豈可再有所變三上言又

後開陳 丹於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縮奏罷  
今日之言蓋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尚恐  
進呈之際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瀆上遣中使密賜  
批語以謂當時希合者衆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  
似非安靜之道欲作一詔書諭以更不行遣當各安  
職業令改過自新如何更且可否奏入公奏臣伏  
讀批旨不勝感歎望只以此意付詞臣懼色以成訓  
誥之美學士院試館職人蘇軾策題言者論其言  
用不當公言軾乃臨文周慮不至本非有罪而聞言  
者不已臣深恐萬一施行則相與論辨紛紜不免上  
煩處畫望召言者諭以朝廷置諫官蓋欲補闕失辨  
邪正人臣小過本無邪心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

言官卷之十九

則去朝廷不欲以小事輕去言者有司議太皇太后  
冊禮依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慶公乞不用此例  
又言近日以久無雨上心焦勞羣下刺病實卹殆遍  
獨禁軍教閱主兵之言牽於賞罰不復究察頗聞嗟  
怨有傷和氣望詔有司並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爲  
石斗察其偷墮而不繫賞罰則自然相濟公在樞密  
以進退人材蓋大臣之事而地參丞弼乃不得與聞  
遂因早上疏言古者多因舊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  
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應詔章疏其中  
必有可采願選官置局隨宜行下公奏尚書六曹請  
路監司多執文害事以致冤無所訴亦宜取案元案  
有詳求訪邊防利害軍民疾苦務從寬卹韓維有旨

與外任公言維論議賞罰直前無私心未聞別有  
遽然罷去必有人譖毀致誤陛下任賢不終失進退  
大臣之節乞追寤前命是後朝廷議論稍必朋黨相  
目公疏其害并以歐陽脩朋黨論連進以明善惡好  
惡願上深加照察無使滋蔓以敗風俗諫官王覲以  
言事忤旨遂坐朋黨罷公曰覲不免朋黨與矣乃  
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上曰朋黨甚多宜早施  
行亦恐於卿等不便公對曰朝廷本無朋黨但善惡  
邪正各以類分臣已論之詳矣又指彥博公著曰是  
皆累朝舊人陛下延之左右豈容各雷同罔上庇護黨  
人只如臣向以言事不合擯棄三十年陛下拔擢置  
之此地惟一心事上豈復懷私自踣家世臣先因曲

謝曾具奏聞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仁宗柄任各  
舉所知引用忠良當時造爲飛語指作朋黨三人者  
相繼補外造之者公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  
願陛下深以爲戒次日又與彥博公著大防等上前  
斥論公曰彥博公著重德老成特留共政大防陛  
下親自識校以爲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  
差除久不召臣實憂懼覲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樞  
州元祐二三年經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  
失業公又上疏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慮朝廷之  
上君子少而小人多以致陽不勝陰願詔三省選用  
正人以迎協氣公在樞府踰年邊奏未寧百憂叢心  
而不遣使入謝坤成節亦不貢奉稱賀



順公言西賊之勢可慮矣皆臣竊位無效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近可以備任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同雖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爲備議遣中使分詣陝西河東拊諭帥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禦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熙河俘蕃酋鬼章單以獻上御便殿受俘百官入賀命從官告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昔蹤有勞故爾賜賚公辭所賜不報尋議質鬼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又條十利害事請正典刑使四夷聞之彼雖怙彊如此卒爲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寇鎮戎

諸路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整尾賜銀合茶藥公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請不及菴亦賜知熙州劉舜卿因李憲故事壇支金帶銀器與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言方委帥臣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爲相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公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笏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前在樞密欲誅鬼章以謝天下同列深不爲然上亦未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見之庶幾其子結兀挺知其父在僥倖得

必公曰不可鬼章既一  
已絕望阿里骨納款  
因已歸罪鬼章矣若使之見必別生覲望而其子以  
必見為期或未見聞死則嫌隙再生矣又欲以鬼章  
為校尉公曰未正橐街之戮已為非是况可官之邪  
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尚何  
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際有忘之士為先帝快  
而熙河死事之孤皆欲就食其肉於刀鋸之下今乃  
一切倒置何所不信元豐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  
神宗命因其性而導之要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此  
流善塘濼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是  
說公曰水性故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講而  
信彥博大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是豈

興大後時耶附會者益衆彥博大防持益堅乃議遣  
使按視遂以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為使  
既回具言東流地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  
不快也輒密啓從中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  
終為河北之患公言先帝因議者以謂夏國微弱  
不早取必為此虜所併亦是從中批出令邊臣  
而希旨生事者謂刻日取勝遂興雲武之師後貽  
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言大河之役休戚  
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垂成水勢擁遏上下  
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回之後不免  
任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天納必致決溢附會  
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減水河以探水勢公曰比不

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止何用探為必其  
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為除破之名爾又言水  
官驟乞計置梢草中書舍人彭汝孺請見其可回計  
豈未晚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  
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  
批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遣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  
水官參議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為詩  
解釋而進以為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  
語隙輒快私忿而欲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  
起於此已而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  
確新州公於簾前且言不可以曖昧不根之過誅竄  
大臣今日舉動宜為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

衆議不容不可以不容之故行希闊之事又謂父母  
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置於必  
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  
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況國體久安尤重審慎明日  
見上公再三論列呂大防曰蔡確之黨甚盛不可不  
治公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公  
又上疏極論朋黨為國家之患且如王安石喜同惡  
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為俗事願陛下寢確命下  
詔釋附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於必辨方  
論次同列不顧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因留存同論  
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已之力盡公曰我方慕  
古人願為良臣不為忠臣安得楚楚以自見耶言者

果復論公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  
罷而宰執內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  
士知穎昌府公到穎水蓄之後官私屋舍例皆漂蕩  
井邑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植  
榆柳以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請將  
兵所駐遇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吏  
不拘常制差使餘在卷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九

忠宣集卷十九

十三

蘇常情義外續瑤  
兵刑瑤出本大盜海島  
命賦以詩其害對瑤  
其言廣衆公對心  
士味醫昌南公促  
捐而事博內思不  
未對論文心極

范忠宣公行狀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而河之議調發入潁昌公得報。嘆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為北虜所并，時不可失。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搖天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會公再相，紹聖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寬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興搔費半天下，而不閱歲，果大河之北幾為一空。天下益以公為若龜也。潁昌歲料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為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過五百里，乃一槩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戶為地，爾復奏罷之，移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大學士，改河東路安撫經略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各一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者瘞之，仍以一一路皆如此。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不許地為地，任扼而不與，以故持久不決。公請依

同上言與三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  
示輕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  
再起事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  
詔旨三上音竝乞錄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  
所得而去朝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  
上曰無所得而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  
律乃臣之罪也人君賞罰必信不可為老臣屈乃不  
得已降公一官移河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  
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  
為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人謝  
簾中驟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  
必先引用王覲彭汝勸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

忠宣集卷三

二

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中曰卿父文正公在  
明肅皇后垂簾之初仁宗親政之後忠厚正直見  
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公頓首謝  
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太皇太后  
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山陵  
之費亦不報侍御中入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難之呂  
大防曰畏曾論公以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目不  
敢與聞容上前別有日奏請三上章乞避位哲宗謂  
大防曰范某有時相二不宜去卿可為朕留之亦遣中  
使促公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間上獨問公  
曰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  
三王安石立法過當故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

民害上曰當時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  
立付之尤宜得人遂又述此意上疏引論精確卒言  
青苗非朝廷所能行行之終不免擾人也是時用二  
三大臣皆從中出而侍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  
疏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知人舉直之化小  
有失當其繫不細然奏上為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  
密啓上乃以所得姓名質之於公公曰天下治亂實  
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堯舉皋陶不仁者遠湯舉  
伊尹不仁者遠聖王之初選用人材正宜如此縱未  
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書省以二疑獄為不  
可貸已畫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曰門下非取旨之  
地就使未安亦當乞正其職容無辨耶遂上疏言二

忠宣集卷二

二

三

囚一殺舅一殺妻之  
何若論親黨則全無  
背義忘恩弗思投鼠  
乞請如已畫又言王  
曰王存如何人公曰  
十願早用之紹聖元  
人情大恐公曰太皇  
殫之上其功烈其誠  
致而議者輒自為計  
二年五月癸酉詔畫  
薄俗已而狂人趙天  
疏稍求以為用其語  
父皆已殺也清雖可疑如死者  
渭陽之念頓戾寡妻之刑公然  
忘器尤緊朝廷風教不可不慎  
存可大用勳汝勵可任言畫上  
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七  
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  
太后保佑聖躬欲躋天寶於堯  
心幽明共所鑒也今人主初親  
以不卹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  
上之曰望陛下稽敬而行以戒  
怒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  
公曰太皇太后動

勞公正陛下尊奉備至一日策題出小人僥倖臨

致誤陛下又曰狂妄訛許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

懲之則恐塞言路不加以詔書禁約一遵仁宗故

事天啓在元祐中已一書詆熙寧政事為非道矣後

見其書編管鄧州上不納公言亦不許公去客省副

使高士敷以太皇太后恩特旨改官蘇轍責知汝州

御史來之邵言士敷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轍

所請太近公言之邵為成都府路監司士敷有犯自

當按發轍執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乃繼

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甚

懇切遂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

昌府陞辭日賜坐啜茶尉勞其渥上曰卿者德碩望

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為朕留卿雖在外兩為宰輔凡

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曰

敬受命既到官值典廣武婦役下穎昌汝州科稍草

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存飢之後加之

道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異時遂

以為例則永為深患心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產交業

已十三四有至非人即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謹呼

鼓舞如脫機穿方為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

之司馬光呂公著等恩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

從官例皆貶竄童光廟以公嘗斷國論遂以為黨而

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爾光廟

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降公一官移知河



小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竄嶺表先是公夫人  
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非  
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北堯舜  
也今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叙復豈茲等人不如此  
北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七日言者亦  
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  
因赦稍理大防等冤而黜廟近測上惡前期奏大防  
等難從恩宥遂以為永例公聞而憂憤乃齋戒累日  
奏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荒非久處之  
地而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  
怨好惡任情以異己為怨讎以疑似為訕謗遠其  
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復車可臨之

牛李之禍數

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靡

尤兼臣與大

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

所親見臣之心切只是仰報聖德不為其他兼人百

內地大熱炎心想不易處向來章黜廟呂惠卿雜為

貶謫不出里口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又陛下

常憫遷謫之人幾為永廢臣測知聖心亦曾乞用於

舉之說陛下心蔡確嘗軫至念今趙彥若已死貶

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

赦原放奏上亦感悟黜廟持意益堅反詆公為同罪

未錄遂落職知隨州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

萬一得遠謫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

此無一人上心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

李朝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  
得罪死復何憾耶但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隨幾一  
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  
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博瑛堂吏不得上懼  
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  
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間有嗚者則曰我兩為  
真相報國無狀今日之貶無所憾也或謂公近名公  
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  
為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息公處之有餘裕  
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修身行已不以語人預作

公未以俟瞑目上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南遷流人  
徙內地以公為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  
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  
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  
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治只為  
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云太后問  
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訟公對曰唯鼓舞  
聖德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來公對曰敢不奉  
詔又云鄧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  
又云離開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  
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退公右正議  
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

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  
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  
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金失  
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  
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  
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自有優禮公曰老臣  
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  
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醫藥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  
得取於公又勅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  
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見輔成問公安否乃曰  
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  
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間疾小瘳命醫者在門不許受

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  
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  
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養侍耆德求治之意公上  
表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嘗述  
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  
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  
前期戒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後一物葬務  
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叙家世遭遇晚被厚恩  
不得一見上為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  
已讀者益知公為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侍從  
諸公內外知舊書其大致則欲尊主茂民竭誠盡瘁  
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縉素

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為之出涕尤歎恨不得用公也  
得遺書痛悼嗟惜益期不負公之囑穎昌之人無不  
揮灑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  
兩且宣諭曰非常典也拊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  
問欲勅葬否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穎昌河南府給  
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壻蔡敷通判穎  
昌府專督喪舉及存卹喪家諸孤卜以四月十日葬  
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文正墓之西北初楚  
國之娠也夢步月中庭有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得  
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坐帳中燈煙所  
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國出以教子其在襄城有  
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歆豔一時公頽然其後

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為樂嘗賦秋風吹汝水  
讀者已知為公輔器也文正墓碑石未得而葬之日  
且逼公喪服行哭密有所禱遽得之道左遂公將終  
穎昌城內外林木俱冰集賢殿修撰唐義問與公久  
游且相好也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于鄂相語甚款  
公折簡抵義問曰某非父就木後事願公證明公捐  
舍館義問適守穎昌凡經理陳請切於已事雖氣類  
相求亦公精誠前有所託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子  
一男一女甫七八歲公教養至於成人男為名臣官  
至龍圖閣直學士女嫁令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姊  
嫁居公為給事中請以所得恩典改授冠被簾下諭  
政府曰范氏文正公女宜特賜何以也公曰草謝表

盡感留之意後亦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存之  
集二十卷 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剛  
外柔端直不抗其正身齊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  
天資而本於平易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  
名未嘗易心細故而不親常欲以天下如一堂之上人  
心如已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同嘗曰我平生所  
學唯得忠恕二字耳食不重肉亦無所擇衣纔蔽形  
體不事蒞靡暑月必襲衣見子孫必冠所得錫賚曰  
手盡散任子恩必先疎遠故其仲子瑗五十而官未  
寄祿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宰相如布衣時無好  
惡不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在門徑以廣義莊  
歸自南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賚金帛均給親族曰

忠宣集卷二

九

上不忘老 臣之賜也幸同此恩論事周旋油油翼翼  
唯理之得 惟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上自人主 信其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匹夫匹  
婦懷其德 外至夷狄皆知其名其為留臺也一時者  
德多在洛 公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事  
會脫粟一 飯酒數杯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  
事而天下 惟憂公不起也方其在求也天下固未嘗  
一日忘公 共召而來天下跋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  
也天下猶 其其後與至其薨也莫不嗟咨太息或至  
泪下故其 事五朝用捨出入踰五十年朝廷以行  
輕重天下 矣夫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

國夫人卒于永州八舉已祔五男長正民單州團練  
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國五女嫁  
將作監崔保孫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莊公岳奉  
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  
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彥宣義郎直方  
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孺女一人嫁長安  
李璣曾孫一人公雖篤於恩仁然非其義纖介不以  
假人教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  
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爲亦若是豈  
不在人耶故皆表表自起士大夫指以爲勸公嘗曰  
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

忠宣集卷二

十

爲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四舉有所不避其不可  
則人君所至亦必爭元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薦士  
公具十餘輩上之後皆進用亦有至廊廟者上以爲  
公知人性不欲生事不欲撓人其歸葬兄也廊廟先  
以屬河南府守將以爲助公旣葬而後見太守守罔  
公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一見公而去守驚  
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  
以報之比其薨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皆取  
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煩人也公之再相也簾下非  
待知公之賢亦將有所託故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意  
可知也公亦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哲宗亦察公  
之忠咨訪眷待不與也等然退而寒之者至矣公雖

披見肺腑上亦無不可知也嗚呼之議既詮次公章  
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亦或至於  
踴躍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  
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  
言而未行也疊疊如理焚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  
寧及復愈挫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略而不  
行者詳切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  
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略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  
聽納臣下屢瀆而不厭所以詳既互見君臣一時相  
與之盛而又可以爲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  
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  
聖元符之已甚至上虛心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

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天  
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果有命耶抑物理  
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渝所謂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加損姑撮  
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得而簡  
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作而  
欲有所爲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既有所命  
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  
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已之  
重庶幾不負公之言而異時可以下見於公

也謹狀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二十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二十



守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范忠宣公文集〔宋〕范純仁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724-6

I. 范… II. 范… III. 范純仁—文集 IV.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23573號

ISBN 7-5013-2724-6



9 787501 327249 >

書名 范忠宣公文集(全十冊)  
著者 〔宋〕范純仁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stfx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七六·七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724-6 / K·1058

定價 二四六〇圓

